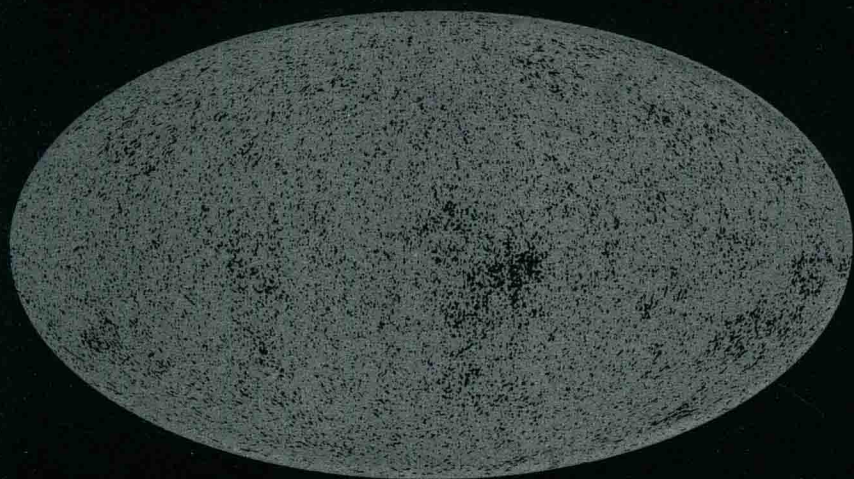


Dark
Experience



暗经验

李宏伟
著

中信出版集团

暗经验

李宏伟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经验 / 李宏伟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2018.8
ISBN 978-7-5086-9111-4

I. ①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6944号

暗经验

著 者: 李宏伟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57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111-4

定 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录

暗经验

001

而阅读者不知所终

077

现实顾问

143

后记：

理想小说与具体小说

219

暗经验

题1: 博尔赫斯《环形废墟》，做梦的魔法师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别人梦中产物时，心头种种滋味。下面哪一个不是他的感受：

- A. 宽慰 B. 悔恨 C. 屈辱 D. 惶恐

题2: 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，柯西莫因为拒绝吃蜗牛爬上树。他拒绝的是什么蜗牛？

- A. 葡萄蜗牛 B. 玛瑙蜗牛 C. 条华蜗牛 D. 庭院蜗牛

题3: 大卫·米切尔《幽灵代笔》，有一章是四川的“圣山”，它可能是哪座山？

- A. 峨眉山 B. 贡嘎山 C. 青城山 D. 墨尔多山

.....

第一类仍旧是选择题，一共二十道。张力不再像前两次那样，遇到拿不准的题竭尽全力去回忆书中内容，推敲、推断答案，而是依据直觉，一道一道选下来。后面的判断、填空、材料分析等几个类别都照此处理，这样下来，总算到了十六页试卷的最后一页，见到了最后一题的面目，是道论述题。

“那一刻，他发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”这是伊斯梅尔·

卡达莱小说《梦宫》的结尾。请论述，马克-阿莱姆为什么会如此，他是否应该以眼泪来表达，卡达莱是否应该以眼泪来结束一部有关梦与审查的小说？

看到这个题目，张力先看了看身上黑色的风衣，早上选择它是对的。早上的预感正在缓慢、坚定地照进现实。马克-阿莱姆的眼泪困扰了他许久，他也琢磨了许久。现在要做的，不过是把腹稿誊在纸上。

“虽然顾虑重重，但他没有从窗户旁掉过脸去。我要立马吩咐雕刻匠为我的墓碑雕刻一朵盛开的杏花，他想。他用手擦去窗户上的雾水，可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：一切都已扭曲，一切都在闪烁。”

张力先写下了最后一段其他的话，也就是题目中那一句前面所有的的话，然后他从“顾虑重重”“掉过脸去”“墓碑”“杏花”分析开去，马克-阿莱姆经过政局变化下的家庭变故，经过个人命运梦幻一般的跃升，心中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潜流。这些潜流如何凭借开花的杏树激荡成波澜，拍打心中愈见成型、扩大的坚冰，击起的涟漪又如何必须化成眼泪。

但是，“泪水只能噙在眼里，绝不能滚落下来”，写到这里，张力发现，有一些东西打上千遍腹稿也没用，必须写出来，在写那一瞬间，他才对马克-阿莱姆产生了真实的同情，才意识到，卡达莱让小说末尾出现泪水并不是完全的败笔，确实有对人物的柔情，尽管这种浪漫主义的、外露的柔情破坏了整部小说的基调，但确实需要如此。

然后，他继续原来的思路，转到了《城堡》中的土地测量员，转向了卡夫卡。在对卡夫卡作品中极其有限的“眼泪”列举后，他认为在

卡夫卡的标准上，《梦宫》结尾的眼泪确实不应该出现，哪怕是噙在眼中。不过，语气已经没有那么严厉。

“卡达莱要考虑的，不只是马克-阿莱姆的处境，更有卡夫卡的目光，还有熟知卡夫卡的读者的目光。卡达莱不能就那样生硬地将小说斩断，他必须给出结尾，这是他让马克-阿莱姆走进梦宫时就必须要承担的义务。与其说，目睹杏花，在杏花面前退缩让马克-阿莱姆噙满泪水，不如说是卡达莱让他噙满泪水。这是不是即将从梦中醒来，甚或让梦宫顷刻坍塌的泪水呢？”

写完最后这一句，交卷的铃声响起。张力归置了一下试卷，收拾好签字笔，戴上手表，走出考试的房间。

2

一杯咖啡、一份三明治，张力找了个咖啡馆靠里挨窗的位置坐下。望出去，窗外是灰色的天空、灰色的街道，衣着鲜艳的女人和女孩；店里面，是两桌窃窃交谈的顾客。唯一的服务员站在柜台边出神，柜台后面低着头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男人，也许是经理，也许是老板。

张力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构想这些人的前传、他们交缠的社会关系，他的思绪在上半的试卷上停留了一会儿，又随着目光落在黑色风衣上。进入储备处上班后，同款风衣他先后买了两件，一黑一灰。第一次参加晋级考试时，因为同样是这样灰蒙蒙的天空，他穿了那件黑色的，第二次考试就延续下来。今天早上出门时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

还是选了黑色的。一旦意识到，这就未免有了点较劲的意味，但他心里其实也隐隐有“事不过三”的祈愿。现在果如所愿，早上的势头很好，想必下午的面试也会如此。

张力停顿了一下。早上犹豫的时间是多少？明知道无法证实，他还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现在时间感受的精确度。在心里默了一遍早上的过程，十秒或者十一秒，最迟不超过十一秒，他可以确定，毕竟同屋的另外两人还在客厅里等着。

晋级之后还有闲暇像现在这样以准确度来感受时间吗？想到这里，张力忽然有些怀念现在的生活，除了晋级，没有任何压力，只管找书来读就是。尽管这种无休止延宕的生活越到后来越让人产生失重感，仿佛没有实质，可真要告别，又是那么的难以割舍。猛然间，张力又笑起来，自己居然用了“怀念”一词，好像已经接到电话，确定晋级似的。他摇了摇头，招招手，让服务员过来添些咖啡。

这时，一个戴了顶黑色礼帽的人走到落地窗前，照镜子那样对着玻璃看了好一会儿，站的位置刚好挡住了张力的视线。张力不禁抬起头去看，正好看到他在冲自己招手。

张力下意识地指了指自己，男人点点头。男人一只手从衣兜里摸出钱包，另一只手指了指钱包，又指了指张力。张力不知道男人什么意思，但还是跟随男人的动作，从兜里也掏出自己的钱包，举给男人看了看，将钱包放在了桌上。服务员走过来给张力添上咖啡，大概是对男人举动好奇，她站在张力桌旁没有挪脚。

男人笑了笑，放回了自己的钱包，右手摘下头上的礼帽，平举着将礼帽扣在玻璃上，随后招手请张力和服务员往礼帽里面看。什么都没有。男人显然注意到了张力和服务员脸上与其说失望，不如说是无

聊的表情，他又笑了笑，举起左手，手心手背都给张力他们看过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。然后，男人用左手抵住礼帽的帽顶，做出极其费劲的表情，吃力但持续地将帽顶压向玻璃。

张力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，从玻璃这边也能看见帽顶在向玻璃靠近。帽顶贴着玻璃的一刹那，只能用眼睛一花来解释，一只浑身金毛的猴子跳到桌子上。窗外的男人满意地点点头，收回礼帽，戴回头上。

猴子在桌上转了两圈，吱吱两声后，一把拿起钱包，做出往身上衣兜里揣的动作，但它并没有穿衣服，钱包顺着腰侧滑落到桌子上。服务员在一旁笑出了声。因为下午考试用的证件在钱包里，张力没有笑。猴子瞪了服务员一眼，抢在张力之前捡起钱包。这次它没往衣兜里放，而是拿着钱包往后撤了两步，倒着一跃，跃到邻桌的椅背上。猴子在椅背的横档上坐下来，抓耳挠腮、东张西望，手里牢牢地抓着钱包。

张力看向窗外的男人，男人指了指猴子，又指了指张力。猴子果断地摆了摆手，缴获战利品一样把钱包向上扬了两三次。这还不算，它还打开钱包，清点起了里面的钞票，无视男人一系列夸张的威胁手势。男人做了个鬼脸，冲张力摊开双手。张力不再搭理男人，紧盯着猴子的举动，准备在它要动里面的证件时采取行动。猴子似乎察觉了张力的心思，不紧不慢地翻看着钱包，叫得更加欢畅。

另外几桌人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，他们抬起头、回过头，直直地看、遮遮掩掩地看，反正都被猴子的表演吸引了。猴子得到了怂恿与鼓舞一样，噌地站起来，一下从椅子跨到桌子上，冲着众人摇摆着身体，有一个女孩笑出了声。

“滚出去！”张力这才发现，柜台后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手里端着一把滑膛猎枪，枪口对着猴子。

猴子定定地看着枪口，看了有一分钟时间，才终于认出来那是什么似的举起了双手，左手是钱包，右手是从钱包里抓出来的一把纸币。

“把钱放回去！”柜台后男人的声音有着与咖啡馆老板或经理不相称的威严。

猴子露出委屈的表情，双手举在头顶上，右手的钱往左手的钱包里塞，但并没有塞对，钱和钱包错身而过。猴子着急地吱吱叫了两声，再塞一次，还是不对。塞到第四次，所有人都知道了猴子还是在表演，它夹杂着恐惧、委屈的认真表情，夸张的双手动作，塞不对的效果，不时还有一两张纸币飘扬而下，让咖啡馆里的人备感滑稽，不止一个人笑出了声。

柜台后的男人显然不觉得好笑，他的耐心快被耗光，手指扣到了扳机上。猴子察觉了男人的细微举动，下一次塞的一瞬间，它尖叫一声，右手的钱向空中一抛，左手的钱包向张力扔过来，随即转身向窗户扑去。

枪声响起，窗户外男人的礼帽罩向窗户，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。咖啡馆里寂静如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向了窗户，落地玻璃丝毫无损。再看窗外的男人，他那黑色的礼帽还扣在玻璃上，从这边看过去，礼帽空空如也。男人一只手移开礼帽，另一只手伸进去，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朵金色的玫瑰。不等众人发出惊叹声，男人将手里的玫瑰往上一抛，戴上礼帽，转身离去。

金色的玫瑰落在地上，微微往上一弹，成了一颗金色的子弹。隔着窗户，都听得见子弹落地的清脆声响。

“就是这些？”

从张力开始陈述，对面的三个人就凑到一起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有时候不经意蹦出的几个音让张力以为是在叫他停下，等了等却发现他们仍然说个不休，于是便自顾自地说下去。好不容易说完了，那三个人却似乎没有注意到，或者不把起了头的话说完不自在，继续嘤嘤嗡嗡。

这是张力第三次进入面试环节，可这种情况是第一次遇上。前两次，三个面试官肯定知道他连题都没有答完，不疼不痒地问了两三个问题就让他出去了。这一次，他们郑重其事地让张力说说中午有什么遭遇或可以说道的事情，待张力真讲起了中午在咖啡馆发生的一切时，他们却玩起了这一套。

说实话，张力一点儿都不慌张，甚至对他们如此故弄玄虚心生失望。难道阅读五年，三次考试煎熬，孜孜以求的晋级，居然配套以这么做作的面试环节？想是想，他也没有做出拍桌子、走上前去扔掉面试官桌上东西等终止闲谈的举动。如果这次面试需要这样等而下之的应对，那就太愚蠢了。张力就坐在那儿，坐在足足十米开外一张课桌后面，任凭前面三张桌子细碎的声音托举起整个房间的空旷与寂静，落在他头上、身上。

终于，不知道是真的交头接耳说完了，还是张力营造的沉寂压碎了他们的表演，三个面试官终于住了嘴，他们看着张力好一会儿，仿佛要把同等分量的沉寂推过来，然后才由左边的面试官问了一句。

“就是这些。”张力回答。

“你认为，那个男人，窗户外面的魔术师，为什么要玩这么一出？他有什么目的？”仍旧是左边的面试官。

“也许他真的想要猴子拿走我的钱；也许他看咖啡馆里的人都闷坐着，想逗个乐子让大家开心；也许他路过那里，心血来潮想玩一下。都说得过去，都没有什么深层目的。”

“你认为完全是兴之所至？”

“是的。即兴发挥。他肯定没有事先筹划，一切都随机。拿到钱又怎么样？大家开心一下又怎么样？玩一下又怎么样？都无所谓。不是为了准确的指向做准备，就是临时来一下。子弹落在地上，发不发出响声，都结束了。但这种即兴填充了时间，加上他走之后大家的议论，一共充满了四十九分钟二十七秒。”张力说。

“你觉得咖啡馆老板有着什么样的过去？他突然端出来这么一把枪，还那么着急地开了一枪，是不是过分了点？”右边的面试官问道，原来张力说的话他们一句都没有落下。

“可以推断，也能够推断出大致的面貌，可是要看是否有必要。窗户外面的男人即兴启动了这一幕，他离开，这一幕也就结束了。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追随窗户外面的男人，咖啡馆就是可有可无的场景，老板和他的枪更是这个男人这一天在某个时刻的一小段插曲，微不足道的插曲。这时候补上老板的前传是否有必要？何况是一种毫无特点的前传。”

张力没有顺着要求答下去。三位面试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凑在一起商量了几句。

“咖啡馆里发生的事，你觉得是生活经验，还是文学经验？”中间

的女面试官问。

总算切入正题了，可是张力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看需要吧，这两者本来就没有什么界限。如果以可能性来论定，那就把事情过于庸俗化了。况且，让人惊异的从来就只有生活，而不是文学，文学只不过恢复、增强个人面对生活时的惊异能力。如果一定要用经验二字，那可以说，从来就只有生活经验，没有文学经验这回事。所有文学中经验到的东西，都在宽阔的生活跑道上疾驰。反转过来的也是对的，只有文学经验，没有生活经验。感知和描述，描述之外无感知。”

“那你讲讲拉斯柯尔尼科夫？”听了张力的一番话，中间的女面试官没有任何转折地提了个新问题，以至于张力愣了一会儿，才明白面试官说的是《罪与罚》。

“恐怕我说不了什么。”张力都没有想到，自己再度说出了拒绝的话：“诸位考官，如果我，或者你们，还能说出比这部作品本身更多的话，那我们都不会坐在这个房间里了。有些作品，我们读了，可以引用，可以谈论，甚至可以奚落，但有些作品，我们只能闭嘴，只能把它放在心里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一段一段地过。动作还不能太快，过快的动作将造成我们自己不可逆转的眩晕，而不是作品的，更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。说到作者，唯一可以说的，也就是这部小说出现的不是他的经验，不是他感受到的、想象到的经验，而是庞大的、为人类托底的经验在经历他，辩驳他。经验推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，辩驳出了这部小说。在这部小说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被说尽了，就像他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被经验了一次，被说尽了一次一样。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几句话，然而这也不过是陈词滥调。请允许我

再补充一句陈词滥调，我在储备处阅读了五年，不是学会了怎么去说每一本书，而是逐渐学会了，哪些书可以说，哪些书不能说、不必说。我还没有完全把握其中的界限，但是到了界限附近，我隐约会有感知。”

张力看不清三个面试官听了这番话是什么表情，反正他们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。接下来的面试就显得正常了，由中午那只猴子，大家聊到了孙悟空，进而聊起了《西游记》里面的一些数字，从三、六、九，到三十六、七十二，再到八十一、一百，乃至于一万三千五百等等。三位面试官像是被孙悟空唤醒了童心，和张力叽叽喳喳地谈论、争辩，聊得很是愉快。

等到想得起来的数字都捋了一遍，女面试官说：“好了。面试就到这里。你回去吧。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结果。”

4

张力走出面试的大楼，天上已经飘起了毛毛细雨。他紧了紧风衣，进入雨中，决定走向住处。

大街上有限的几个人都在奔跑，跑向公交车，或者跑到某个房顶下。似乎天上落下的不是毛毛细雨，而是挨之即伤的冰雹。张力没有像往常那样兴致盎然，根据迎面而来或者从后面赶上的人的动作、步履、衣着等，去猜测他们的职业，他们出现在大街上的缘由，他们忽然加快步伐的动机。

经过广场时，一个穿红色夹克的女人，在一个穿着灰色休闲西装

的男人搀扶下，反而一屁股蹲了下去。这激起了张力些微的兴趣，让他多打量了几眼，并且根据女人手里拿着的单据猜测其中可能有生老病死的苗头。除此之外，张力就默默地走着，偶尔用纸巾擦一擦沾满雨水、模糊视线的眼镜。

他可以确定，五年的储备处生活结束了。初次进入储备处时，听处长讲述工作就是看书，看各种想看的书，那种云山雾罩和没有来由的恐慌，还在心里盘旋。虽然是和另两个人共用一套三居，可是拿到钥匙时，他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幸福感，同时暗暗决定，竭尽全力报效局里。因为随后得知，不能通过考试晋级，自己连局里的员工都不是，这种报效的热情挫减不少，可他依然记得自己搬进房间的第一天，在日记本上写了八遍“努力”时的热血；两年前，他第一次参加晋级考试，连一半题都没有答对，面试官最后问了个“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”的问题就让他出去，那时候想死的狼狈；还有自打第一次考试之后，发誓不晋级就不回家，因此拒接父母电话的狠劲。

这些场景都像拉片一样在张力眼前带过，其中的矫情与感伤固然可笑，可又确实发生在他身上。至于读到后来，兴趣主要放在小说上，这是储备处的藏书以文学为主，小说又占了大头的事实决定的，可其中未尝没有他的主动选择。读别人的故事越多，越频繁地在不同时空出没，在不同人物身上代入自己，越让他对其中的迷幻感产生强烈的依赖。好在这种迷幻感又很锋利，让他在有限的和人打交道时，可以准确地切入对方的思维源头，绕过了那些不必要的试探、迂回。

张力就这样一路走，一路不咸不淡地回忆夹杂感喟，等他花三个小时走到小区门口，身上已经微微冒出了热汗。张力走过小区的中心

花园，心里莫名开始担忧，如果在自己散步这几个小时，局里打电话通知他考试通过，他却没有接到会怎么样。

可是他也顾不上加快动作，冲到电梯间，上楼、进屋，因为他注意到中心花园那儿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动了动。张力往前走了两步，那团黑影往回缩了缩，他再上前两步，一双黄绿色的眼睛盯着他，是一只纯黑的短毛猫。

短毛猫被雨水淋了个透湿，身上的黑毛像是被人扯掉了几块地团着。看到张力往前走了两步，黑猫身子让了让，却没有动。它紧紧盯着张力，似乎在判断他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。

张力看了看四周，没有看到和黑猫有关的人，便想转身离开，黑猫嶙峋见骨的身体又让他心生怜悯。于是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张力“咪咪咪”地唤了几声，伸出右手，想抚摸黑猫。但黑猫只是呆呆地蹲在原地，眼神惊恐地望着他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
张力直起身，转身走到单元楼下，推开门禁，上了电梯。电梯门关闭的一瞬间，他吓了一跳，那只黑猫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窜了进来，就蹲在他脚边。

5

接下来的周末，张力忙得快没时间喘气了。他按照电话的要求，收拾好了房间里的东西，在局里安排的搬家公司协助下，将所有东西搬进了城南的一个一居里。

“这个小区没有你之前住的那儿新，不过总算是独立的空间，只